安雅堂稿

安雅堂稿卷之五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序

姑蔑余式如純師集序

夫文者非取夫漂說曼辭矞宇夸毗以耀世惑愚也非取夫發藻摛采繡其鞶帨以好澤自寵也非取夫骫骳僻側恠說琦辯使人幽結而無所紃持也是故文不虛傳載道而行苟非其人美而不經孔子生衰周之末刪五代之文載在右史者列爲尚書皆哲后

聖臣相與告誡所以宣治化垂世範永令譽而昭來
禩者也自聖緒湮廢末學支離六藝既分群言淆亂
用世之士不嫻禮樂綴文之徒畔於典訓然自周秦
以來二千年間不可謂代無其人也忠臣孝子貞人
毅士上以靖獻其君中以磨切當世下以束脩其身
其言炳然昭於日月宏然震於鐘鼓深辭微瀎戒未
能與三代同風然亦後世之蓍蔡介龜矣是非獨以
言也葢必見諸行事荀卿子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
國寶也彼其人治則輔長傅之亂則名敎寄之仰井

青披簡冊懔乎如見其人矧其遺言雜然載籍之中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有嚴師焉不為條貫而與文藝之士同類而觀則後死者何述此太末余子式如有純師集之編也俶自屈平訖於文相國凡十二卷事不關於大節與夫國家之治亂君子小人之進退者不載荒才否德亮不足而談有餘者不載僭朝偽統夷狄之文雖盡心於所事者不載葢其源出於尚書而凜凜乎兼春秋之義者也夫古人之文章可以廣意志而資討論者何限而何獨取於此此余子之能

自得師也我聞諸揚子曰群言之長德言也群行之長德行也古人之爲言行也合而今人之爲言行也分故著於心術發於事業則有辨矣是以考行以鏡言尚論之善道也夫國無耆艾魁壘之士朝無忠讜直諒之言則朝廷勢輕而下將慢上故一代之興必有數人以爲社稷之鎮而士君子之志於學也仁義以基之弘毅以任之中和以育之所以養其德器者非古方大正直之士不之效法也故措諸行事也施於當世而可行質諸聖人而不謬豈無所本歟今觀

余子之書知其意量有過人者易之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畜米粟者得飽焉畜蘭蕙者得芳焉畜珠玉者得富焉前事者後事之師也古人與稽其則不遠余子豈徒以文乎哉其所畜積者深遠矣

幽蘭艸詞序

詞者樂府之衰變而歌曲之將啟也然就其本製厥有盛衰晚唐語多俊巧而意鮮深至比之於詩猶齊梁對偶之開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

或穠纖婉麗極哀豔之情或流暢澹逸窮盼倩之趣
然皆境緣情生辭隨意啟天機偶發元音自成繁促
之中尚存高渾斯爲最盛也南渡以還此聲遂渺寄
慨者亢率而近於傖武諧俗者鄙淺而入於優伶以
視周李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嘆元濫填詞茲無論
已　明興以來才人輩出文宗兩漢詩儷開元獨斯
小道有慚宋轍其最著者爲青田新都婁江然誠意
音體俱合實無驚竟動魄之處用脩以學問爲巧便
如明眸玉屑織眉積黛祇爲累耳元美取境似酌蘇

柳間然如鳳凰橋下語未免時墮吳歈此非才之不逮也鉅手鴻筆既不經意荒才蕩色時竊濫觴且南北九宮既盛而綺袖紅牙不復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鮮工也吾友李子宋子當今文章之雄也又以妙有才情性通宮徵時屈其班張宏博之姿枚蘇大雅之致作爲小詞以當博奕予以暇日每懷見獵之心偶有屬和宋子彙而梓之日幽蘭艸今觀李子之詞麗而逸可以昆季景煜娣姒清照宋子之詞幽以婉淮海屯田肩隨而已要而論之本朝所未有

也獨以寻之稚魯愚厠其間此何異薦敦洽於瑤室奏瓦缶於帝庭哉昔人形穢之憂增其蹣跚耳二子豈以幽蘭之寡和而求助於巴人乎

馮氏忠孝錄序

余讀國史至馮御史星變陳言疏指斥諸用事貴臣偉哉　肅皇帝之威不能奪矣及讀其子京兆君代死書卒父子俱免喟然曰不可信者人也可信者天也始廷尉逮詔獄論死矣囊三木而與汪宰、杭晉南闕下天下傳其節以爲龍比不過是然而世之忌公

者則曰是時永嘉相之寵將衰而貴溪以議禮新爲

上倚重至汪大夫素負物議矣故公皆永嘉與貴溪而攻汪甚力是不然永嘉受

上知最深內托長秋官攻之者無不嚴譴且退而復進席不暇煖何遽爲寵衰耶貴溪意矜甚不可一世廷尉疏具在品以跎弛不羈於貴溪何有焉至汪既負物議方貴用事豈不足煩白簡哉嗟乎士固有舍生取義而人不盡諒者故曰不可信者人也若京兆以一孤童重蹶而入帝都叩心刺血再上書願以身代父死當是之時

豈望父子俱全得一旦許其死豈不大媮快哉然而
肅皇帝曰忠孝一門矣卒俱釋之夫父受誅子請代死許之可也國法也父不受誅子請代死釋之可也主德也此　肅皇帝之仁也然假令廷尉上疏時有幾微近名之心天必且死之以成其名矣不宜生是子即生是子豈能動　上聽令也名立而身全父子顯貴享有遐福豈非感於天者深乎故曰可信者天也夫　肅皇帝用法斷斷且御宇久凡以議大禮郊社不合者或誅或竄不可勝數即幸有存者而

至　穆宗用　遺詔起廢將與張桂蕭龍者其人幸
墓木拱矣而廷尉獨生得晉秩優游鄉里京兆舉賢
書著宦迹父子烜赫者數十年非天所獨厚何以得
此哉且其後鬱爲望族子孫繩繩仕宦者類以治行
文章著而退脩於家者多力學敦行之士家淡閭範
莫不表式江左可謂盛矣今去其事已百年而流風
遺韵聞之者若凜凜乎稱道感慕之不置況乎家庭
子孫漸摩之所致乎公之曾孫素人君哀其事以示
人於以表章先軌宜視來哲有以也夫陝子口予讀

瑯琊王先生忠孝傳曰馮公之後十八年而楊忠愍不免矣其頻講天請代而若弗聞矣夫公之與楊公擊奸同也其遇　肅皇帝同也此何以免彼何以不免大凡權臣有挾其才以投人主之好者人主重之而未嘗不疑之鄙夫無所挾而一旦得隆眷者人主愛之而未嘗疑之其情然也凡嘉靖之初以禮得幸者大約皆才臣也又值　上初政果銳雖嚴責言事之臣而未嘗無動於厥心故雖以永嘉之寵而不能免於去若分宜則不然所謂鄙夫也人主喜其謹愿

可狎而不識其奸以爲言者必有所挾私也而楊公遂以死嗚呼楊公夫婦俱死而其人不朽馮公父子俱免而其名亦不朽人安往而不得死又安往而不得生哉使後世爲人君者知鄙夫之可畏而爲人臣者知生死之不足論則何事不可爲也予故因馮君之請序而論之以爲世誡

宋司勳殉節錄序 代大中丞

夫士君子之所以立節垂名豈不在乎侵正哉語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此非計養而酬恩程糈而致

命也旣已委質則終身焉無所逃也昔華舟不與五
乘之賓而効鷄鳴之信王歜在布衣之位而奮絕脰
之義此豈有車服之榮庚釜之惠哉誠以臨難不違
其信見死不更其守志士仁人之所以立身行道也
況乎登膴仕與朝列雖退而在野孰非王臣而鈌微
止之懷託可去之論或家被蕩夷身遭縶纍而猶乞
命寇仇蒙恥苟免豈不痛哉若萊陽司勳大夫宋公
之殉難則可謂伏節忠正之士矣方逆虜之蹂躪我
三齊也墮名城以十數獨至萊陽相拒五十餘日不

下則以公勸率士女捍禦嚴密有不可犯之色也已
而狡焉乘瑕昧爽城陷而公親督家兵巷戰被執慷
慨罵賊虜酋嚙指詫嘆卒致沉命嗚呼常山睢陽之
節炳然千古豈過是歟公之仲子司李於杭聞訃之
日哀慟市人邦之薦紳先生訖於髦士咸爲文以弔
公司李君彙而梓之曰殉節錄不佞旣爲疏其事於
朝又讀是編不禁汕然也曰嗟乎方今國步艱難中
夏多故豈眞冥運之適然害氣之降割哉苟士大夫
皆能奮必死之心著忘身之節以禮義爲干櫓以忠

孝爲考終如宋公者則長白之山不難勒銘其上也
公之鄉有雍門子狄者越甲至而請死齊王止之對
曰昔左轂鳴而車右請死今越甲至其鳴我君也豈
止左轂哉遂以死越人聞之引甲而退夫雍門子狄
非有枹鼓之任城社之責也然而必死者所以厲夫
爲人臣者也今之爲越甲也多矣其鳴我君也甚矣
士君子其遠懷雍門近效司勳乎虜雖强亾無日矣
明天子方崇獎忠烈以風示來者嘗有上卿之贈
光我九京司李君以剛毅特達之資年壯志强奮其

家仇上報國恥止哀輟哭以俟異日一當匈奴以成
先志詩曰脩我戈矛與子同仇不佞願與司李君交
勉之矣

皇明經世編序

古者有記事之史有記言之史言之要者大都見於
記事之文矣導發其端使知所繇條晰其緒使知所
究非言莫詳甚矣事之有藉於言也而況宗臣碩彦
敷奏之章論難之語所謂訏謨遠猷上以備一代之
典則下以資後世之師法不爲之裒綴後之君子何

以考焉此录與徐子朱子經世編所採輯也　明興二百七十年海內治平駕周漂漢賢才輩生勛在竹帛而遺文緒論未有統彙散於江海蓋有三患焉一日朝無良史二日國無世家三日士無實學夫金匱之藏非遠臣所知然有大纂脩莫不載在方册永樂中命閣臣士奇等輯名臣奏議蓋前代纂備矣昭代之文至今闕焉章奏貯諸省中以待纂集幸無蠹敗率割裂其義不足觀又古者大臣沒或求其遺書副在太史今無有也漢之武宣及隋唐之盛遣使四出

懸金購書今無有也雖欲不散軼安可得哉故曰朝無良史六季以前無論矣唐宋以科舉取士而世家喬族相望於朝家集宗功藏之祖廟今者貴仕多寒畯公卿鮮賢亂世祿之子忘其先而彤弓之後或降皂隸至有給簡冊於爨婢易緗素於市兒者即欲搜討文獻微矣故曰國無世家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擷華而舍實夫保殘守缺則訓詁之文充棟不厭尋聲設色則雕繢之作永日以思至於時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苟能訪求其書者蓋

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絀故曰士無實學積此三患故成書也難夫孔子觀於周蕭相收於秦大宰皆天下要書足以資世用者嘉謨令典通今者之龜鑑謀國者之兵衞也失今不採集更數十年亾散益甚後死者之責其曷諉焉予自幼讀書不好章句喜論當世之故時從父老談名公偉人之迹至於忘寢及長而北之燕趙之郊遊　京師凡諸司之所掌輶軒之所及見其人未嘗不問遇其書未嘗不藏雖若疏陋多遺忘然布諸載籍者概可見廬居之暇因相簡輯徐

子宋子皆海內英俊予所禀則以幸厥成者也雖維漏缺失不敢當記言之義使椎家尚其謀儒家守其典史家廣其事或有取焉爾或曰昔漢東平王求太史公書而大臣以為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地形阨塞在焉不宜賜諸侯王今此書多議兵食論形勢國之大計何以示人予曰不然祖宗立國規模宏遠先朝大臣學術醇正非有縱橫奇詭之論也夫王業之深淺觀於人才之盛衰我　明既代有翊運輔世之臣而　主上旁求俊乂用人如江湖則是編也豈惟益

智其以敎忠哉

朱子强古今治平畧序

豫章朱子强撰古今治平畧始田賦訖弭盜共三十三卷數十萬言自陶唐氏以來經國之事恭備矣夫史家之長以書志爲重葢一代之謨典百王之憲章咸於條貫焉非有淹贍沉鬱之才何以示指掌而眧來禩博雅若子長而禮樂之書缺而未舉宏麗茂實首推孟堅然猶雜採荀孟之言沿流向歆之作其後以志見稱者南惟沈約北則魏收約則曰淵流浩漫

非孤學所盡收乃云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標著
固知始既難於網羅終尤艱於斷制良史之才誠非
易也夫總括者一國搜獵者數帝其難猶且若此況
自放勛以至　皇朝絕則累千代惟百世包舉洪纖
而有倫有脊豈不鴻鉅哉唐宋以來則有杜君卿馬
貴與鄭漁仲之流簡括典故以事爲類以時爲次綴
而成書頗爲學者所重而漁仲尤自矜許以陳范之
徒皆不能爲志而已之所作爲昔儒所未窺然或事
止隋唐或文頗至數百卷以爲馳班轢馬則未敢信

今觀子强之書有五善焉畧於浮華詳於典實緩於見博急於徵用一也前代之迹簡而該本朝之事備而切一也雜諸家之論而不病於駁抽未發之緒而必源於古一也文章閎雅足以發抒其意一也上下二千餘年典文詳洽而卷帙不多一也此五善者皆前人所難兼而來哲所宜用心者也夫士患不學學矣而或不能行此必儒生掌故之流稽研章句無益治道於所著書可覩見子强早負通達國體之概繹古証今斷斷利害方將任重職立偉節以焜燿乎當

世豈徒與繢文握簡之士爭其工拙哉是書也歷盛衰備興廢曰治平者或法之或鑒之有救時之心乎我將以爲　明天子獻也其曰畧者卽漁仲所云條其綱目而名之也猶之乎書也志也而見其識大之義也

桐城封大夫左公拾餘錄序

自今上之御極廓清凶穢褒錄忠義而應山楊公桐城左公之節始大顯於天下世之誦法景念者蓋比於元禮周甫又十四年而左公之弟侍御公以昌言

讜論著聲朝廷議者咸謂士之能以清脩直節自樹者必家無調學而蘊義漸化盍侍御公少者以兄爲師友故能因忍篤慶而儷美於前後也及侍御公持斧按渕顧謂屬吏子龍曰人知我兄少保之節而未知我先大夫之教也先大夫於書無所不讀最好者涑水氏通鑑每於國家治亂之際君子小人消長之間愀然以思徘徊而不能已筆之於書歲久成帙號曰拾餘錄匪獨先大夫之手澤盍其志在焉予兄弟又安敢以終晦子爲我序之子龍受讀再四見其斷

量往迹切中事機古人所未顯之旨引而伸之無不燦白古人所未及之謀代而籌之無不精當不能具論論其大者曰我於今而知君子之學與夫君子之行有所不能齊而時勢為之也夫小人以朋黨傾害君子其禍最烈者孰過於漢之建寧宋之紹聖與明之天啟哉宋之君子未嘗不以黨錮之禍起於標榜然卒不能不剖別邪正以與章蔡之徒爭明之君子未嘗不以紹述之禍成於太激然卒不能不掃除奸佞以與崔魏之黨角何則士君子處約懷古審於

成敗之數則必存包荒之論貴先幾之哲一旦立殿陛當衡軸蕪穢在前豺狼在後而猶優柔遜避自託委蛇則皐陶隱黜於共驩之側屈平嬋媛於尚蘭之間矣故曰學行不能齊而時勢爲之限也今觀拾餘所載其論漢事也大賈彪之作用而重申屠蟠郭泰之明哲論宋事也深美呂大防范祖禹之無黨而惜維蜀之自相異同又爲之言曰黨凡三變而靖康隨之我深爲今之時政憂也思深哉封大夫之言乎當其家庭相與論難動傷世道若逆知少保之當以節

諸者夫忠孝雖出於天植亦繇於學啟非一往之氣所能奮發也少保公遇拷掠備五毒而神貌不變封大夫遭家難受傳逮流離瑣尾而夷然安之直至日月更明清議昭明受　天子襃卹錫予甚厚登上書以沒少保之名在天壤封大夫之名亦在天壤豈非學問湛深之力哉今侍御公謇諤之操　天子改色而李弟武平君又以治行報最行將同在侍從爲國信臣方處　盛朝事　聖主無復曩日之憂於以流鴻樹駿而益大其業則對揚哲兄繼序厥考將資

之是編矣

韓雨公守圍申令篇小序

陳子曰行軍之道莫重號令以戰以守其事均焉前人言之詳矣二者孰爲難易兩陣相對鋒刃相接以首搏首死爲當期不若焉城者之安也形勢散漫無所拘制進則墜命退或幸生不若與城存亡者之必死也行伍之人豈有骨肉相附雖束於令不謀於心不若有父母妻子室廬親戚之戀也是故安則所恃者大必死則所念者一有所戀則所顧者重如是而

於我之號令也不難雖然猶有難者戰陣之間約束所及自偏裨至士卒止耳自營壘以及於車馬器械止耳城守則凡城之稚童幼女下至雞犬有一不嫻於法皆足以敗我事凡城之衢巷屋閭下至炊爨有一不麗於度又足以敗我事故其法令之精詳曉諭之明密尤宜備焉令讀韓子申令之篇其目嚴密使人不敢犯其綱簡易使人可以守觀其條教卽成金湯矣然則更有進焉者乎一城之中有將有吏其將則能素所撫循士大夫也其吏則仁愛孚於下也夫

是以告之而必信令之而必行不然文具雖脩幾何不挺而走哉嗟乎封疆之所係生靈之所關奈何輒使仁義不施而粗畧無意思者畀之耶出韓子之餘而可矣

漴缺捍海石塘紀事序

海之在中國自遼左以至嶺表且萬餘里大都濱海之區多山岡沙石以爲障蔽故不大若決溢然考之圖經秦漢之間海多大風潮石淪陷者數十里即其他可知已甚矣海之能爲利害也若夫外當衝擊而

內勢平衍爲患最棘莫甚於浙之鹽官　以至吾郡

按唐時築塘起鹽官抵吳淞江袤百五十里則今之

所謂潒缺者政在唐時築塘之內其重錢與鹽官等

矣特鹽官自　國初已改石隄其後屢決屢築則歲

糜縣官帑至於加賦比之正供以幸弗圮而吾郡則

土隄如故也崇禎六七年間多大風雨海波不靖嘶

以數潰鹵潮傷稼黎民懼焉屬我師郡伯方公偕邑

侯張公建議必易以石一如鹽官然計其費凡十倍

於土請之於　朝不可責之富民又不可無已則請

於臺使者之贖鍰又不足則均派薦紳士民之有田者得萬餘金已又念版築之役向多屬之丞幕委吏計無不侵漁者與夫武吏皆世職寠人莫不望塘之歲圯以爲已資是皆不可屬郡有大賢曰繩如吳先生方公强起之蒞其役而吳先生亦慨然自任如治家事居海濱者一年不歸而塘以成凡二百九十餘丈屹屹然民始賴是以獲有寧宇厥功鉅哉夫方公張公愛民之切知人之明貽謀之遠與夫吳先生律身之廉潔運思之精詳任事之勞勩海濱之民旣以

尸祝而廟食之垂示來禩矣而吳先生又作紀事之書設甲乙之難叙其始議訖於奏功而尤勤勤於後人之守其成績者此何故哉葢深有見於創始之難而善後之不易也夫豪傑之士欲與大功成大事必爲之計深遠而效非旦夕之可覩其初若有不便於人情者庸人之見既狃於苟且而又往往厭人之成功故必多方以尼之使任事者稍不自克而示之以隙則必蠭起而咎首議之人幸而功已成矣事已立矣方欣然以爲敷世之業而後之人不能守其成法

以至於隳壞於是天下不責守者之不戒而追咎作者之未工以此二者豪傑之士所以御蹶而不敢輕任天下事也當石塘始議時止數人主是說耳或以爲宜仍土塘之舊或以爲宜內遷以避之或以爲石塘必不可成費且數十萬豈好排群議而必行己意哉勢固有不可也今事幸有成而懼則彌甚夫成毀之數雖歸自然而興廢之端多繫人事用民之力可謂大矣而不使民有數世之安仁人之所深憂也況乎異議之徒方幸其有一日之變而使我言之信哉

是以吳先生辨駁群言垂戒後哲以比於桓氏鹽鐵之論有以也夫子龍居平嘗念　國家工役之大者外莫甚於邊牆內莫甚於黃河歲無慮費金錢數十百萬而畀之貪庸不忠之臣以爲谿壑前者委於後後者推於前至於莫可究詰嗟乎此　尚方之所爲旰食也今觀方公張公與吳先生以一區之力與萬人之工役不再稽而民不重困推而廣之安在受降之不可築而瓠子之不可塞耶今方公張公政績顯著不日且入拜九卿侍從矣而　天子又熟聞吳先

生名命有司禮致之行且大用則是編也其亦明試之已驗者乎

脩立義塚序

嗚呼古無葬也弓弩之設孝子以衛其親也自中古之後民未有不歸於土者矣秦漢以來俗尚厚葬破生崇死智士仁人深痛而疾非之豈獨以傷費而救俗哉誠恐數十百年之後不免發屈之慘也夫數十百年之後猶舉而慮之而今之人子焚其父弟焚其兄朝辭日月暮成灰燼嗟乎胡元之遺風何其不仁

歟　高皇帝嘗登金陵城聞燔人臭問於侍臣而哀之于是制詔郡國各立義塚其有火葬者罪無赦著爲令此正風俗崇教化仁愛之至也事久令弛民志偷薄江南數郡猶沿故風今年春大中丞張公赫然下令禁止之而吾郡則郡守方公邑宰張公推廣德意脩阡塚事掩埋既克有成矣然民之至貧者至不能具百錢以上則棄之中野如故夏五月侍御馮公及孝廉俞君夏君唐君宋君偕予覽乎四郊蒼莽之區沮澤之濱則見敗棺腐胔纍纍也是犬彘之所食

也烏鳶之所啄也風雨之所摧濯也意恰今其悲之
共捐金百餘金將以月之十二日募人蠢瘞之雖然
其地則隘也然故塚多為土猾所隱則將請於當事
以清理之其貲則有盡而來者無盡也則將謀于邵
之長者以共繼之或曰予之志誠善然非數世之計
也民之死者亦多矣子安能諄諄向人而告之予曰
不然俗之厚薄繇人所化也向也民孰不知愛其親
而乃有畀之炎火者非不仁也蔽於俗也今也既不
敢違上之令而又不能埋其親至棄之中野亦非不

仁也厄於貧也夫蔽於俗者可以法令禁而厄於貧者不可以空言奪也惟賢士大夫廣弘仁術遠布德心使棄其親者以他人猶若是其不忍也而我獨無愧於心于是中人之家或知絕經唄去音樂之費以營塋兆其至貧者亦能役功力減口食以掩其親未必非化民善俗之機也是舉也豈獨奉中丞公之令廣方公張公之德蓋亦　高皇帝之遺意也歟

華嶽志序

華山於五嶽最爲高峻奇秀帝王所有事致敬神祇

罔或敢廢又以在漢唐郊畿之內往來之衝故著於圖經勒於金石者最爲偉麗又多羽人靜姝幽靄之蹟故太荒之外篇釆眞之傑作往往而有是以天下之談壯觀者遠陟三峯憑河眺渭西瞰雍梁東臨嵩雒至矣即其文辭之雄恠恍惚秦漢以來可得而考也秦人劉虛中爲道士於華山者數十年巳而出中原過齊魯臨舊京以遊吳越登會稽而泛大海虛中爲人旣樸澹可喜而士大夫聞其從華山來好與之遊多贈以詩者虛中因是欲脩西嶽之書凡山經水

志溪澗動植之屬碑碣之文告頌之禮遊覽之跡靡不裒集而附以虛中東遊投贈之篇屬予爲序予思虛中棲心淡漠托意太上其寓形深山志在遂隱非樂其巖岫之奇賞其登眺之趣也何況帝王禪告之書學士識銘之石與夫風人騷客之所作雖有鴻衍瑰奇曾何當於大道而裒益不少置虛中豈不能忽情於文者耶雖然華山卽儉邃要非在荒裔神區也然關陝之間士大夫之得遊者不數數矣故語焉而弗詳詳焉而弗信今虛中之書既志山矣博採文雉

則好古之資也旁及阨隘則用兵之助也此皆有益於天下者然吾聞山中多冥寂有道之士虚中歸而與之言天下之大都邑之壯公卿之賢文章之富得無有忻然而樂其遊者乎

浙江武舉鄉試錄序 擬

今上之十有五載天下又當大試文武之士時維孟冬玄冥届令浙江閫司合十一郡世冑材官良家子之嫻於武者若干人以待御史左公試之乃菜田立表刈蘭置旃舍士於中初試刀石洗洗圪圪是挈是

投不中式者罷之次試馬射馳騁縱送鼓駴旗舉不中式者罷之次試步射五人爲耦四鏃如樹不中式者又罷之次則鎖院策以時事問以兵書取其曉暢明習者得五十人將以貢於司馬而某當綴言簡端竊惟古者文武之途不分入則卿士出爲將帥故能克廣德心而禁暴彔遠以成六月采芑之功也漢興稍選隴西天水六郡之士給羽林期門似專以材勇進而李趙甘傳之徒從茲出焉自是而後步射馬射馬槍翹關之試自唐長安中始也先閱騎射而後試

以策自宋天聖中始也　高皇帝損益古今先技後
文定制近於有宋　今皇帝時當多難撫髀頗牧首
重勇力務用唐代翹門負石之制著爲令科目之重
同於文吏矣夫兵者機事也非可以預試而知人固
有勇而實怯抵掌談兵而不可施用者若專以力則
夏育扛鼎神矣秦方兼并而育未有橫艸之功若專
以射則養繇基巧矣而不能救鄢陵之敗若專以言
兵則趙括之書秘矣而幾危趙國爲後世笑故觀於
杜預韋叡而知用兵之不尚力矣觀於霍去病岳飛

而知取勝之無方矣惟是世當承平四夷賓服儇竊
不作士之智勇無可自見故設繩墨以網維之從其
恃爲得人之具哉今天下方用兵士有一材一藝以
求自効無難莫若於軍中選將如泰武功之爵遞而
升之則升斗之祿偏較之位皆不可以倖取如是則
人皆自奮於功名之門又何俟此區區之條格爲也
然而武舉之制卒不可廢何也夫士固有差等彼師
尚父韓淮陰之流非命車而載築壇而拜不爲用也
材官奮擊以首搏首上積功級此起於行伍者也士

有雅負武節欲顯竹帛上不能伏處屠釣以俟推轂下不能厠身傔卒以次拔萃其勢不得不設科目以收之故科目者所以待嘗士而未嘗不可以得奇士文武之道其揆一也　天子方聽鼓鼙之聲而思將帥之臣不惜通侯之賞以待有功多士勉之無徒飾蹐注以爲歷官積階地爲國虎臣以捍牧圉將　社稷是賴夫如是而後足以爲科目重于將爲咏彤弓之三章爾多士已氣馳於伊吾之北矣

鄭大中丞月纂三編序

鏡之智不過於日月也而人以炤矩之巧不勝於般倕也而世永師物對脉而明道相形而見故師法者人之大寶也古人之樞機在於言行言行之型範載在典籍今夫溱洧之郊曳長袂施膏澤自以爲美也有人告以古之陽文娵閭光容盛冶則爽然內愧矣叔孫子聚諸生習綿蕞考鐘擊鼓而朝漢之群臣自以爲文也有人告以成周之禮樂則廢然不怡矣故夫人性易矜而好蔽者也易矜貴有以震之好蔽貴有以通之古人之勝我者十百安得而不震古人之

示我者千萬安得而不通是故捐蓍棄蔡而智投珠抵璧而富離繩却準而正辭黼黻繡而榮此無他前言往行為之先資也夫如是著於德業則好尚愨志意定覇履安達於政事則猶慮長施措博斷制勇然後躬無擇言而動有顯績今若大中丞鄭公則可謂夙夜疵學以古人為師者矣在公之暇博覽經史採綴名德綱維舊聞類聚群分用以考鑒命曰川集在越而弟三編以成益勤於衰次日就之義孜孜不已也公匪獨重其言也實能躬行之故貞信以為襄莊

敬以爲體潔清以爲源惠愛以爲用自度支出守名
郡迨乎甸宣會稽所至之處孚其黎庶政教所施不
怒而禁不賞而趨不辯而服不察而明雖公天資敦
敏不假學問使非究圖古人亦曷能臻此哉今公奉
命總三吳之甲以鎮撫我舊京也將何以爲治昔
晉文公謀元帥於趙衰衰曰郤縠可郤縠守學彌篤
夫先志之法德義之府也德義生能之本也能敦篤
者不忘百姓也夫公能守先志而加之以敦篤豈其
忘百姓讀是書而知公之爲帥矣　明天子方懋脩

聖緒而思中興之佐罔能久勞公於外殷高中興佐曰說其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周宣中興佐曰山甫其詩曰古訓是式夫聖臣哲輔未有不學古者也公且入佐　天子而以古人之道行之豈爲不豫哉予龍公之屬吏也又公之州民也公以古人爲師而予龍以公爲師亦已久矣故不辭公命而序之如右

湖州守陸公德政歌頌序

上之十三載晉陵陸公以司農大夫出守吳興時則有大水湖流湯湯不辨阡陌公之來也減產舟粟大

責於衆士女胥慶蓄藏之家相勑以義佈宣滙輸民用不匱漕事方急公則抗疏爲百姓請命報聞明年大旱澤以龜拆水菱暵槁公令車露禱驛神不舉懸賞捕蝗悉畀炎火而是時　國家益急漕使者冠蓋相望至以軍興法從事而　上終以公前疏知吳與貧採言者議許以麥代粟而推廣之三吳之民咸受賜又明年復大水公振救有加告難於臺臺以入告闕　朝廷方行寛大之政遂下所司爲德淸武康諸邑議折皆自公發之也公盡心於吳興三載民皆賴

公以生家象戶祝敬棠邇館如周人之戴召康愛鄭
武矣于是四民之懷德者襃次政事旁採謠頌聚而
成書以予之兄知於公也命爲序之予惟至公而難
回者民之心也至紛而難齊者民之口也本之以愷
悌出之以惠和心誠悅之矣欲有不能厭情有不能
同則口斯疑之矣非心與口之有二也心爲四境之
公口爲一人之私惟仁者能得天下之心惟智者能
齊天下之口故入其國觀其歌頌而其政可知矣夫
歌頌者蘊之衷愫達之話言稍有關然不可强也吏

治莫盛於兩漢前有黃霸龔遂召信臣之流後則朱暉張堪廉范數輩皆以良二千石所至成効榮號崇爍騰聲京邑謠俗所傳可應風雅然跡其難易則公乃倍蓰於昔賢矣漢網雖密然郡守權重令長可更署掾吏可辟聘如是則不憂無任使賦稅輕薄民懷樂生而府庫倉廩守皆得專之如是則不憂無惠澤名豪大猾可以討捕破滅無有所格雖遣使者巡行郡國然以察奸不制事如是則不憂無威武是以興利除害惟意所爲而樹德於民也易歌頌之所以興

永世而不息也毋論今制大異郎計吳興數年之間災異頻仍長吏數易而飛輓之急疾於羽書惟正之外既不得名一錢以牧養小民而梗化捍網之徒又不能盡以三尺繩之公以一身衡量其間彌縫而匡救焉故其永譽於民也難　明天子惠念元元綜覈吏治擬之太史上於司勳公且旦夕入拜九卿矣

贈郡司理李公考績序

漢史載路溫舒之言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蓋漢制守令得以意讞獄論成輒報可橫自

株引或破詠至數千家慘酷若斯之甚也　明與其治大要視漢特更定律令率用平典合於虞周德豈不遠過漢氏哉然漢網嚴而疎故文深吏得淫刑以逞而小抵禁者或弗問司馬遷所謂網漏於吞舟之魚也　明法平而密錄囚者雖奏當非得速決而市獄縻至叔向所謂錐刀之末將盡爭之者也今元元之困兵賦而外其將最苦訟矣而大江以南為甚益揚州之域其人輕心習俗儇窕閭巷剽警之姦亂文而舞智以毆民於訟卒至互相紛拏而不可解故一

人屬吏百家廢業最爲逋患也夫惟郡邑官師之長近民而易察也故夫饕譎狙詐無情之辭不能行焉姧誇浮其說以欺諸臺使者臺使者或不盡媚吏事姑行其言而民受其病矣又江南爲　天子舊京留臺諸使者類得聽訟懷譌者恒售其姧故曰江南之苦訟過於他道然而置對之始及乎爰書之成行格高下惟郡司理是賴郡司理賢則一路無冤獄白漳州李公實弓以經術才行爲我郡理也木之以清靜行之以簡易綏之以慈惠濟之以明察於是乎事省

而民用弗擾知奸宄之漂說以機陷也毋臺使行部
揚訐者卽重大其事乎公審情實都寢不行知澆徭
之民欲厠身以逞詭也原兩造之情而不苟爲鉤摭
使佐辨者無所輕重數言剖决有鈞石之平雖受罰
者莫不心折請伏知胥史之因緣爲奸而網利也蔡
牘不關其手夏楚罕施於庭牒版罔下於邑吏多請
休沐卽在曹中惟假寐或遷他司以去知矯誣之詞
欲以挾持遝叏獄具而又以贖鍰戕民也公則按久
不赴理者曰此無籍無可逮繫者也毋請於上而罷

之是故公有愷悌之德平易之治持大體解苛細事
不煩而理刑不威而肅黎民戴之有成季冬日之論
焉而公以暇月延儒生講經義從容文章翰墨之間
登其堂者怳乎爲士師之庭公貞恂恂乎古德言君
子矣今　天子嘉公之績而錫之璽書旦夕且召入
爲侍從之臣夫公之才豈惟治獄哉然予龍竊謂觀
公之治獄而可知公之治天下令之大臣類不能推
廣上意而以靖民爲本每披抉纖瑣條令滋豐使民
如在沸波之中豈有安魚耶昔曹平陽得蓋公之言

初以之治齊而終以之相漢卒之黜首艾矣以開文景之盛者誰之功也今天下曾不得博大假借之人於以解嬈而除煩使民汔可小康安得不於公是望哉然則大江以南郎何得常侍公也是不然公異日爲 天子言選擇精潔之吏禁絕擾骫之科使濕飭之嘆永不見於 聖世公將以壽海內豈其遺此南國也歟

送方郡伯入 覲序

丙子仲冬方公之 京師朝明年元日也蓋是時方

公治松九年矣衆事理守禦備倉廩聚學較脩仁愛洋溢威信孚著吏畏民懷汔用有成於是其小人者日方公以甲第起家典郡日久與績屢上闓然未得一遷而同時爲郎署者其人才守在中下或已領節其次優游大藩矣即方公惠我民甚厚然　胡廷賞賢課功之典何濡滯歟其君子者曰不然古者三歲而小考其功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後世爲人而擇地計月而考成故雖有振厲之才子惠之政無繇以浹於百姓矣漢制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

增秩賜金蓋久任之效也　明典方公克勤况公鍾之屬無不入九載政教大著今人習覩巧宦猥獎駸緩誤矣　天子以我郡重地戶口數十百萬風俗壊豪強多使方公塡撫之不厭歲月之久以有成也今方公爲政自其郡之城郭倉庾兵仗舟車之屬無不詳鄉之肥瘠旱澇民之柔悍貧富無不知士子之勤惰胥徒之情僞公私閒燕之事無不研察假令公以三四載即遷去雖甚神敏豈能悉曉而民之謳歌思望者何以能入人之深如是也是故斯民得九年祚

席之安者方公之惠也亦　天子之德也於是彼小人者灑然亦以是說爲長矣其父老則又進予而問曰　天子之使方公久於郡則既聞命矣若夫公之所以爲治可得聞歟予雖未仕嫺於政術且事公久其有以教我予應之曰自周漢以來士之言政治者多端其見諸行事者不少若文翁黃次公龔少卿之徒皆以愷悌長者治其民而其民治趙子都趙伯陽朱文季之徒以威嚴明整治其民而其民亦治進而至於治國蕭曹之所以當平世孔明景畧之所以濟

末俗不外於寛猛二者而已然而後世襲其迹者或至於踈縱而無紀或至於煩苛而不堪此無他本無愛民之心而任其情性又不知大小緩急之序也今觀公之治郡也施條教問疾苦靄乎其可親至於决嫌疑定可否義形於色其討姦除惡罔避慫憒然往往不窮根株以示廣大故郡之民始而畏之旣而愛之誠得乎相濟之道而信其爲民之深也臯陶之九得曰寛而栗又曰剛而塞公迨兼之者歟且夫今天子旰食而訪治道有年矣其始爲廷臣以寛大之

說進而天下有弛然頹廢之憂旣焉頗事嚴厲矣而
又有拘牽規避之患此何故歟葢寛猛不可以偏用
小固不可以不寛而大固不可以不嚴也今公之入
朝也　天子虛九卿之位以待之一旦臨軒賜上尊
問公所以爲治狀公其敬宣治亂之道敷陳張弛之
宜使百僚竦聽　天子採茲昌言金聲而玉振之厥
功懋矣至於陳民風咏勤苦爲百姓請命諸父老實
願之子龍不敏竊附於君子之林志在天下此非所
望於吾公也